

揚之水談名物·卷十

桑奇三塔

西天佛國的世俗情味

揚之水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次

引言	I
第一章 佛傳故事	15
第一節 白象入胎－誕生	15
第二節 四門出遊－逾城出家－降魔成道	29
第三節 正覺（成道）－初轉法輪	45
第四節 降伏毒龍－尼連禪河奇跡－頻婆娑羅王迎候佛陀	56
第五節 竹林精舍－回到迦毗羅衛城·舍衛城的奇跡－祇園佈施	72
第六節 帝釋窟說法（帝釋天朝訪）－忉利天說法歸來（降三道寶階）－彌猴獻蜜	89
第七節 大般涅槃－八分舍利	102
第二章 本生故事	121
第一節 六牙象王本生－睽子本生－大猴王本生－獨角仙人本生	121
第二節 須大拏太子本生	139
第三章 其他	163
第一節 阿育王的事跡·群象供養佛塔－禮敬七佛（過去七佛及其道樹）－欲界六天	163
第二節 藥叉－藥叉女	177
第三節 蓮花－如意蔓－供養物及其他	190
大塔主要浮雕位置略圖	217
索引	231
三聯版後記	239
新版後記	247

引言

一

桑奇（或作桑吉或山奇，Sanchi）佛塔是印度早期佛教藝術的重要遺存，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且保存最完整的佛塔遺跡，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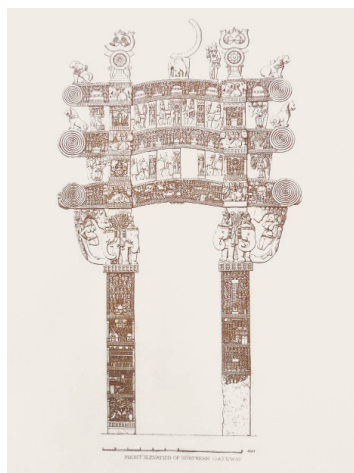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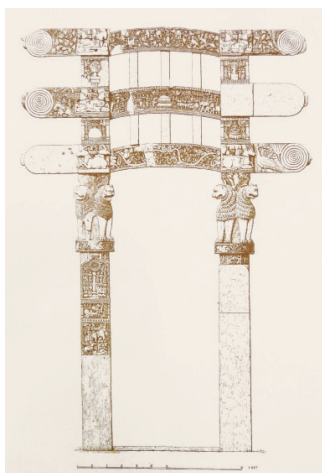
塔共三座，大小不完全相同，建造時代也有先後之別，而以大塔最為有名。其地在今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附近，距古代馬爾瓦東部名城毗迪薩（Vidisa，今比爾薩）西南約八公里。

大塔直徑三十六米多，高不到十七米；半球形屋頂高近十三米，直徑三十二米餘。半球形屋頂下的平台四米多高，寬近兩米。不過大塔中心半球形覆鉢初建時的體積僅及現有大小的一半。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即巽伽王朝時代，

❶ 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曰，大塔“南門旁有石柱，柱頭是四隻背合的獅子，建於阿育王時期，因而推論原塔建於阿育王時期”（頁33，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按今所見石柱已殘斷。

1·1·1 大塔南門
採自《桑奇遺跡》

1·1·2 大塔北門
採自《桑奇遺跡》



當地富商資助的一個僧團擴建大塔，於覆鉢之外包砌磚石，並塗飾銀白色與金黃色的灰泥，復於頂端增設平頭和三層傘蓋，底部構築砂石基壇、雙重扶梯、右繞甬道及上下兩道欄桿，便是現在看到的大塔規模。公元前一世紀晚期至公元一世紀初葉的早期安達羅王朝（也稱薩塔瓦哈納王朝）時代，大塔下層欄桿四個方向的出入口又陸續興造了四座的砂石塔門。塔門之南門的第一橫樑背面有一則銘文，曰“以室利·沙達伽尼王的工匠為首、瓦希休提之子阿難陀（Ananda）捐獻”^①。一般認為此銘之室利·沙達伽尼王是指薩塔瓦哈納王朝第三代的沙達伽尼一世，只是關於這位君主在位的絕對年代尚有爭議，今大致把它定在公元前一世紀末葉^②。四座塔門的製作，以時間為序，則依次為南門、北門、東門、西門〔1·1·1~4〕。不過最早的南門和最晚的西門間隔時間並不很遠，因為南門第二橫樑和西門南柱刻有同一位功德主的名字，即巴拉米陀羅（Balamitra）；此外，東門南柱和西門北柱，捐貲者也為同一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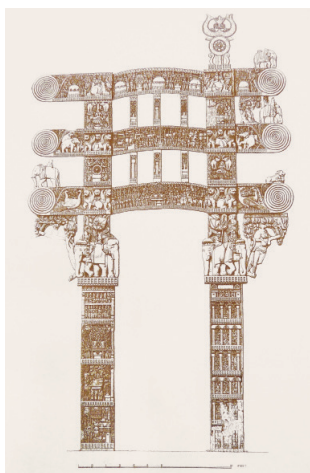
大塔周圍環繞着三米多高的石欄楯亦即石欄桿^④，欄桿的立柱與橫欄用仿木結構的榫卯方式組合而成，設有南北東西四個方向的出入口。不過出入口在外面卻是看不到

① 宮治昭《桑奇一號塔塔門雕刻》（王明增譯），頁69～70，載《東方美術》（范曾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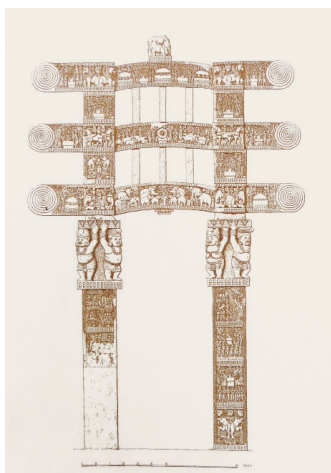
② 王鏞《印度美術》，頁5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③ 宮治昭《桑奇一號塔塔門雕刻》，頁70。

④ 欄楯一詞，多見於佛經。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欄楯，又作闌，同。……《說文》：闌，檻也。《通俗文》：闌檻謂之楯。王逸註《楚辭》云：縱曰檻，橫曰楯，楯間子曰闌。案闌楯，殿上臨邊之飾也，亦所以防人墜也。今言闌是也。”



1·1·3 大塔東門
採自《桑奇遺跡》



1·1·4 大塔西門
採自《桑奇遺跡》

的，因為每一出入口的欄桿內均設有兩個九十度的轉彎，也因此構成四個矩形門廊〔1·1·5~7〕。

四個石雕大門亦即陀蘭那各有三個橫樑，橫樑兩邊各有一對方柱為支撐。下方支撐整個橫樑的兩根石柱寬不到一米、高四米，兩個方柱的頂端各有一米多高的一個柱頭。不計頂部的裝飾，每座塔門高約十米。橫樑、方柱、支撐橫樑的立柱，均佈滿雕刻，這也正是桑奇大塔的精華所在。

佛塔之後，桑奇尚有頗具規模的佛寺興建。其佛事，大約一直持續到十一世紀。十二世紀以後，隨着伊斯蘭教的愈益興盛和佛教的日益衰敗，這裏的佛塔與寺院也逐漸荒廢，於是掩藏於叢林而被世人徹底忘卻，直到一八一八年被無心闖入的英軍意外發現。次年英軍上尉埃德華·費爾發表了有關桑奇遺跡的報道，三座佛塔方再次為人所知。以後，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甘寧漢把三座佛塔編為一、二、三號，大塔，便是一號。一九一二年，考古學家兼藝術史家約翰·馬歇爾主持了遺址的發掘和大塔的復原〔1·2〕。他與阿·福歇合着的《桑奇遺跡》（*The Monuments of Sanchi*）三巨冊，是迄今為止關於桑奇佛教遺跡研究的最為重要的著述。

1:1.5 大塔西門



二

孔雀王朝是印度的第一個統一王朝，始於公元前三二〇年前後，開國之君為旃陀羅笈多，其孫阿育王於公元前二七一年登上王位，在他的時代，王朝疆域最大。王皈依佛教後，於弘揚佛法，用力最著。著名的阿育王柱，便有着王朝以推行佛法而威震四方的象徵意味〔1·3〕。不過它僅與佛教有關，而非純粹之佛教藝術^①。

公元前一八五年孔雀王朝為巽伽王朝所取代，巽伽王朝僅具有孔雀王朝領土中部的摩揭陀一帶。王朝最著名的佛教遺存是巴爾胡特大塔。大塔原建在中印度科沙姆西南不到二百公里處^②〔1·4〕，即古代的拘睺彌。覆鉢塔遺址於一八七三年發現，大塔欄楯和覆於欄楯頂端的笠石均有浮雕圖案，然而環塔之石欄楯已是殘缺不全，今在加爾各答博物館內闢出一個展廳復原陳列。大塔的欄楯與塔門有銘文二百餘，根據東門門柱施主的發願文，可知建造塔門和欄楯的捐貲者係巽伽朝一位名作達納胡提的王侯。浮雕上面的銘文也多有施主姓名，為王侯，為商主，為居民，為比丘和比丘尼，其中不少是來自恆河流域以及德干高原

① 呂澂《佛教美術》，頁 21，《法音》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② 文森特·A·史密斯《印度與錫蘭美術史》（*A History of Fine Art in India & Ceylon*），圖版 12-B，孟買，一九六九年。



1:1:6 大塔與欄楯之間 西門背面



1:1:7 大塔與欄楯之間 東門背面



1:2:1 大塔和三塔 採自《桑奇遺跡》



1:2:2 大塔 採自《桑奇遺跡》

- 1·3 獅子柱頭（阿育王柱）
鹿野苑出土
採自《印度與錫蘭美術史》
- 1·4 巴爾胡特大塔
採自《印度與錫蘭美術史》



❶ 《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頁 27。

一些城市的外地人^❶。稍晚於巴爾胡特大塔，即約當巽伽王朝晚期的遺存，尚有今印度比哈爾邦的菩提伽耶佛塔欄楯。

公元前一世紀，原臣服於孔雀王朝的南印度部落安達羅人崛起於德干高原，建立了安達羅王朝，自此至公元一二四年，為早期安達羅王朝。巽伽王朝和早期安達羅王朝時期的佛教石窟，有西印度的巴賈石窟和卡爾利石窟，前者開鑿於公元前一百五十年至前一百年間，後者時代約在公元四十年至一百年。

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印度西北部有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王朝。印度與希臘化藝術結合形成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即繁榮於貴霜時代。地處連接印度中部與西北部交通要衝的馬圖拉，貴霜時代是王朝的東都，這裏形成的保持本土特色的佛教雕刻，成為與犍陀羅流派並立的馬圖拉流派。與此約略同時，又有南印度的後期安達羅王朝之阿馬拉瓦提藝術，與犍陀羅和馬圖拉鼎立為三。

以上為桑奇前後佛教藝術流派之大勢〔1·5〕。那麼印度早期佛教藝術中的石塔雕刻，以時代先後順序論，便是巴爾胡特大塔欄楯雕刻最古，其年代約當公元前二世紀



1-5 印度早期历史时期艺术地图 采自约翰·奥尼恩编《世界艺术地图》(冯华年等译, 页84,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1·6 第十七號寺院及局部 建於五世紀笈多王朝時期

❶ 約翰·馬歇爾《犍陀羅佛教藝術》（王冀青譯），頁 7，甘肅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中葉；其次為桑奇二塔上面最初的雕刻，可定在公元前一二五年；再次，為菩提伽耶佛塔欄楯，時代約為公元前後七五年左右，桑奇大塔欄楯雕刻與此大抵同時，即公元前五〇年左右；最後是桑奇三號塔大門和桑奇二號塔欄楯上後期補加的雕刻，兩者的時間都為公元後最初的幾年^❶。如此，巴爾胡特與桑奇大塔之間，是有一個百年左右的發展進程，因此在桑奇大塔我們看到的已是趨於成熟和完美的表現形式。

三

桑奇大塔南側，今存一座石砌的殿堂，此即發掘者編為第十七號的佛教建築，約建於五世紀初年鳩摩羅笈多在位時的笈多時代。殿堂很小，平面為縱向的長方形，門前柱廊有四根粗大的列柱，柱頭為覆鐘式，頂端裝飾兩兩相背的四隻獅子，兩個獅子之間一株大樹，多為菩提，也有其他〔1·6〕。入門，則即平頂、方形的正殿。距此不遠，又有一座笈多時代晚期的第十八號寺院遺址〔1·7〕。也是在笈多時代，大塔四座塔門的入口處分別添加了四座石雕



1·7·1 第十七與第十八號遺址

佛坐像〔1·8〕。

由大塔西門處西行，沿着一條小路走向二塔，途中經過的一處遺址，是時代約當八世紀的第五十一號寺院〔1·9〕。更晚的遺跡，則是由大塔東門處向東行的一片建築群，即第四十五號寺院〔1·10〕，它建於十世紀左右。今殘存一座外表毀損的方形內殿和周圍的幾段柱廊，散落在地上的殘石當即原初的建築構件。透過緊鎖着的紗門，可以看到內殿裏面尚有佛像。

總之，一、二、三號塔之外，桑奇遺址所存佛教遺跡，其時代一直延續到十至十一世紀^②。

四

桑奇村名不見經傳，世尊住世的時候，足跡也從未至於此地。不過距離桑奇不遠的小城毗迪薩曾經是商旅輻輳之所，交通便利，往來者眾，桑奇大塔南北東西四門即靠了小城毗迪薩商人的慷慨捐贈而興建^③。桑奇大塔浮雕的藝術風格，則是源於此地象牙雕刻的傳統工藝。大塔南門第一道橫樑的背面銘文記載它是沙達伽尼一世的匠師領班

② 林許文二等《印度佛教史詩：圖解桑奇佛塔》（橡樹林文化二〇〇三年）列有“桑奇遺跡群分佈示意圖”及“桑奇遺跡區中的標示解說”（頁52～53），可參看。

③ 阿·福歌《佛教藝術的早期階段·山奇大塔東門》（王平先等譯，甘肅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從欄桿和大門上刻畫的所有大約三百七十五個銘文中所能了解到的是，某某或某行會製造了某立柱或橫欄，如東門左側柱正面中部的一則銘文——“（這個）柱子是柯羅羅（Kurara）的本土居民、阿卡瓦陀（Acchavada）的富翁翁那迦比衍（Nagapiya）所捐贈”（頁51）。



1-7:2 第十八號遺址



1-8:1 佛坐像 北門



1-8:2 佛坐像 東門



1-9 第五十一號寺院遺址



1·10:1 第四十五號寺院



1·10:2 第四十五號寺院



1·10:3 第四十五號寺院浮雕